

為衆生着想的大乘佛子，是不應該置衆生之苦厄而不顧，即使往生極樂，等同到美國留學，將來學成歸來，也就是乘願再來，廣度有情；決不是跑到極樂世界去享受的，凡我佛子，皆應本着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無畏精神，面對現實，在苦惱而黑暗的人間導衆生于光明之樂園，在危機四伏的悲慘世界裡，建築永久和諧而寧靜的世界大廈。誰說佛教是消極的，佛陀是悲觀的呢？

四

綜上，我們知道叔本華的人生哲學是悲觀的，消極的，沒有意義，沒有價值的，如欲解脫人生的苦惱，就要走向絕滅之空境，而佛陀的人生哲

與青雲居士論參念佛是誰

弘一



三月廿五日大函敬悉。承問：「有人教念幾句阿彌陀佛，問念佛是誰（話），在誰（話）上參。所參是誰，能參是心。又有人教念幾句阿彌陀佛，看念佛是誰（人），單單看誰（人）。所參是人，能參是心。而參禪要旨第二十頁之誰字話頭的參法，為是參話，抑是參人？」

仁者心細於髮，殊可敬也。由前之說；薦向話邊，於話暨地，即悟誰人。由後之說；薦向人邊，於人悟誰，自能領話。如有人說：「二五即是一十。有人說：一十即是二五，固頭頭合道也。所貴在（誰）字，直參究竟，如欠人巨債相似，念念不忘照顧，古人所謂：「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。」時節若到，其理自彰。否則解得是（話），解得是（人），都無交涉。

至問：「參禪要旨第二十頁之誰字話頭參法；為是參話？抑或參人？」按（誰？）就是（那個呢？）之義。書裏分明舉例云：「如穿衣喫飯的是誰？荷屎放尿的是誰？打無明的是誰？能知能覺的是誰？」那麼「念佛是誰」的誰字，當然是（人）了。若意味（誰）是（那個呢？），則誰字說它是雙賤人法，亦無關宏旨！

本來這事，能所双遣，古人根利，言下頓會，如香象渡河，截流而過。後來人根漸差，情生智隔，唐以後祖師，乃唱參話法門；令當人把實一話頭，用功參究，能參之心，所參之話，撕推日久，能所双忘，時節到來，遇境逢緣，現業流識，劃然中斷，打破漆桶。那時便能親聞金剛經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之句，信知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二語矣。

話頭，是一件工具，拿它來堵截妄流之用耳！如一柄刀，拿來斫柴。人們多用右手持刀，但亦有左手持刀的。左持右持，惟隨習慣，其致斫薪之用則一。古德道：「參禪最要起疑情；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頓疑頓

學即向上發展的，樂觀而積極的，他雖看到人生黑暗和痛苦的一面，但也看到人生快樂與光明的一面，同時主張人們在黑暗而短暫的人生中找尋光明而永恒的生命，在綿綿不息滂沱四方的生死洪流中，建築起真善美的寶塔。雖說人生的最高峯是涅槃境界，但這涅槃並不是叔氏所說的絕對空境，而是空而不空的；雖曰寂滅，但不像叔氏的永遠絕滅，而是不生不滅。不生是指已獲真理生命的聖者，不再為生死枷鎖之縛束，和不再受時空間之囚籠方面說；不滅是就佛陀不忍坐視衆生沉淪生死苦海而倒駕慈航，再來婆娑度衆生而言。不生是出世；不滅是入世。佛陀自己本著出世的精神去幹入世的事業，同時也教訓他的信徒本著出世的精神來幹入世的工作，這與叔本華的絕滅空境比較起來，怎可同日而語呢？

悟，漸疑漸悟，不疑不悟。」然所謂疑情，是提起本參話頭，驀直疑去。其他萬緣，一齊放下。若於門頭戶口，較量是話是人，打瓦鑽龜，轉難相應。

古人參話，如僧問趙州：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州曰：「無。」宋代叢林，尤其是大慧，專教人參「狗子無佛性」話。又有僧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師曰：「我在青州造一件布衫重七斤。」叢林亦有參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話。又有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叢林亦有教人參「庭前柏樹子」話。明代王陽明不甘自毀儒家立場，竊襲禪門「參庭前柏樹子」，改為「格庭前竹」。結果亦得契悟，創為新瓶裝舊酒之「陽明學說」。可見此事在心專，不在法別也。

佛在世時，教一鈍根弟子周利槃陀伽，專持苕帚二字。他鈍到出格，猶復得苕帚，得帚遺苕，惟勉力堅持，歷時三年，一日，無意中，脫口呼出苕帚兩字，成阿羅漢。殆參話之權輿歟！

一切衆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祇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耳。妄想如毒箭；毒箭能殺身命，妄想能殺慧命。心有妄想，如毒箭在身。即提起本參話頭，橫截妄想，如將毒箭拔去。這裏不容擬議！佛言：「如入中毒箭，疾當拔去。若猶諦觀箭羽是何禽之毛，箭竿是何樹之木，箭頭是何山之鐵，自危其身，無有是處。」然則吾人斤斤計較是話是人作麼？竊謂仁者法院事繁，參話一著，不易成片。似不如老實念佛。若默念得力，較易觀破念佛是誰也。公餘有暇時來隆暢叙。講席忙煞，感佩謙光，匆遽奉復，敬祝精進，不宣。